

棉花记

李占奇(任城)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土地是生命的全部。而棉花,是这片土地上最温柔的馈赠,是我秋天最绵长的记忆。它用整整一季的生长,换来全家整个冬日的暖意。那时的棉花不单是作物,更是生活的必需——一床棉被、一件冬衣,全都系在这亩把地的洁白里。

从谷雨前后到秋深露重,棉花的生长是一场与天时的漫长约定。椿树刚吐新芽,母亲便在地里播下棉籽。那些裹着绒毛的种子,像沉睡的婴孩,静静等待一场春雨的唤醒。若雨水迟迟不来,棉苗便出得稀稀拉拉;一旦得雨,三五日后,嫩黄的幼芽便顶破土层,如豆芽般怯生生地打量这个世界。

麦收时节,棉苗已长成待嫁的姑娘,移栽便成了抢时间的战役。一亩地三千多株,挑水、运苗、培土,全凭一双手。最难忘是盛夏治虫——没有喷雾机,全靠人背着药箱,在棉垄间穿梭。汗水浸透衣衫,药味沾满全身,却从无怨言,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冬天积蓄温暖。

秋风起时,蜜桃次第绽裂,露出雪白的

絮朵。母亲说:“棉花笑了。”那真是最美的丰收信号。采摘季的清晨,露水未干,母亲系着蓝布头巾,挎着竹篮走向棉田。她的手指像啄米的鸟儿,在棉桃间起落,腰间的布袋渐渐鼓成小山。棉田如雪白的海,一个人终日劳作,最多不过采四十公斤。棉壳锋利,母亲的手上常添新伤,却从不停歇。

秋分一到,全村的晒场便成了云海。我在屋顶的棉堆上打滚,软絮沾满全身。母亲用竹竿拍打棉枝,棉籽留着榨油,棉饼可喂猪。晒干的棉花送到弹花匠那里,经轧花车脱籽,成为“生花”。再经母亲的手纺纱、织布、缝被,那一针一线里,缝进的不仅是棉花,还有整个岁月的温度。

如今再回故乡,棉田已实现机械化播种、无人机洒药。母亲手上的老茧成了往事。可每当秋风起,我总会想起那片白茫茫的棉田,想起母亲弯腰采摘的身影。寒冬夜盖着厚被,熟悉的棉香袭来,便知那朵朵棉花从未远去。

有些记忆,就像棉花一样,轻,却暖了一生。

一瓶洗发水

张勇(梁山)

人过四十天过午。过了四十,身体好像一下子就拉垮下来了。那年,我经常在半夜被心口的疼痛惊醒,难忍却短暂,也就没太当回事。母亲血脂稠,还有冠心病,每年都要去医院检查。恰好有个学生在医院上班,母亲就去她那儿治疗,很受照顾。学生跟我说:“老师,你也顺便检查一下吧。”于是我做了心电图。结果出来后,医生叮嘱我要注意身体,至于具体是什么病,我早就记不清了,只模糊记得他说可能也属于冠心病的一种。

前几年,坐久或开车时间稍长,左腿从臀部到膝部就疼痛麻木。单位组织体检,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我也没当回事。就这样,几年也就熬过来了。

我对疼痛有很强的耐性。十几年前在工地打工,推灰车时被墙上裸露的钢筋刮破了肚皮,五六厘米的伤口,血肉模糊。工友说水泥面止血快,我便抓了几把摁在伤口上,效果奇佳,血很快止住了,又找件破衣服缠裹上,接着干活。有一年在市政上干活,吃不好、喝不足,白天干十几个小时,

晚上还经常加班。

这些年的苦,外人不知,父母更不知。前几天,我剃了个光头。去学校值班时顺道回了趟老家。父母见了,一直念叨我,说多少年没剃光头了,剃它干啥。我说,这几年头皮痒得厉害,每天洗头也不管用,干脆剃了利索。父亲听了没再吱声,转身出去了。下午我准备回家时,父亲递给我一瓶洗发水。母亲说,父亲先去了村卫生室,没开门,又骑着电动车跑到镇上的药材公司去买的,还特意问了医生,说这洗发水管用。

父母都七十多岁了,可在他们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需要照顾的孩子。虽然我也年近半百,这些年来也见惯了人情冷暖、尝遍了酸辣苦咸,在外早已学会遇事咬牙硬扛,把委屈悄悄藏在心底。可只要回到家,站在二老面前,那份历经岁月磨出来的成熟坚韧,便会悄悄卸下。

那瓶洗发水,我一直放在床头,没舍得用。它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像一盏灯,照着我回家的路。

妥协

寒汀(汶上)

父亲老了,与医院打交道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要强。母亲离开我们多年,他用他强壮的体力在黄土地里整日劳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生产方式还很落后,父亲带着我们兄妹顶着炎炎烈日把收割下来捆扎好的麦个子装到地排车上,拉到场里,用脱粒机脱出来,再一木锨一木锨扬去麦糠,将金灿灿的麦粒晒干,装到家里的几口大缸里,变成一家人的口粮,剩余的就卖掉换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和我们兄妹的学费。麦收过后,间种的棉花和玉米一天天长势见好。父亲要给棉花施肥、掐顶、打药。秋天来了,将开得白花花的棉花一朵朵摘下来晒干拉到棉厂卖。还要把秋天掰下来的玉米棒子拉到家里一个个去掉外皮,挂到树上、屋顶上晾干,再用手把玉米粒一粒粒剥下来,装到缸里或者袋子里,等到有好价钱的时候再出售。等到将棉柴和玉米秆从地里拉出来,父亲就赶着我家那头大黄牛在地里耕耘、播种,为第二年的麦收做好准备工作。

在我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扛着锄头去地里锄草,中午回来,又顶着烈日给牛割草,晚上披着星辰回来,还要赶紧铡草喂牛。忙完一切,他才能坐下来用开水泡脚他因劳作了一天而裂开了很长口子的双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父亲叫过苦喊过累,他用他终日的劳作对抗着命运施加给他的一切。

后来,大嫂、二嫂先后嫁到我们家,我读书工作出嫁。大哥二哥在城市打工,他们的土地留给父亲耕种,父亲仍然终日劳碌着。所幸,现在种庄稼比以往轻松了很多,播种收割大多是机器操作。七十多岁的父亲在地里劳作之余,还在家里养着鸡鸭鹅,在房前屋后种上豆角土豆等青菜。每次去他那里,他总是自豪地拿出他的大鸡蛋大鸭蛋让我们带走,或者将晒干的豆角用方便袋装好等哥嫂们回来带走,年底早早杀好他喂养了几年的大公鸡,等着在外打拼的哥嫂们回来过年。

可是父亲终归老了,他年轻时的辛劳成了埋伏在体内的种种创伤。近几年,他与医院打交道的次数越来越多。几次从高处摔下来,先后摔折了肋骨、桡骨,拍片时还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两节腰椎挤压在一起。医生说这个区域疼痛感最强烈,可问起父亲他竟然一脸茫然,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受的伤。在那个要拉着一家老少爬坡而上的艰难岁月,无论他个人受到多大的痛苦,他都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一家老少的生活就沉入谷底,为了这,父亲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忍了这么多年。

父亲每次住院都不愿意让人照料伺候。他一直这样要强,不愿麻烦别人。可是我明显地看到,父亲老了。饭粒一粒粒洒在衣服上、床单上,他咳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父亲好像还沉浸在年轻时的岁月中,有时候从床上猛地起来,把我们惊吓一大跳;几天没下床的他,刚一穿上鞋就大踏步地往外走;吃饭时故意发出很大的声响,就像狼吐虎咽的年轻人。他应该感觉,他的体内还驻着一只猛虎,尽管他早应该安心地颐养天年。

一头战斗了一生的猛虎,即使进入老年,仍然流淌着战斗的血脉。

可毕竟,父亲,老了……